



在圖書館遇見夢想

王健文

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

一、

七個月前，我之於圖書館，只是一個讀者。讀者之於圖書館，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「人」與「書」之間的關係。

已故建築大師路易斯·康（Louis I. Kahn, 1901-74）曾經這麼形象地譬喻學校的起源，是我最喜愛的學校寓言。

路易斯·康說：「在一棵美麗的樹下，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師的人，和一群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人，開始了談話。」

老師和學生都忘了自己的身分，因此，他們彼此能對等地談話。然而，他們只是在對話中忘了自己身分，作為知識與人生的先行者與後來者，在教與學之間畢竟存在著不同角色。

路易斯·康說：「這就是學校的起源。」

路易斯·康始終在逼問本質，他在設計的開始，第一個提問的便是，我所設計之場所本質何在？

因此，除了以一個美麗的寓言具象地描繪了學校之源始的畫面，路易斯·康還進一步問了一個哲學命題：「學校是來的地方？還是去的地方？」

這個關於學校的深刻提問，約略同於先秦儒家關於人性論的兩種論述：人性的善是「我固有之」、還是「外鑠我也」？

「我固有之」，等待召喚；「外鑠我也」，則必須「化性起偽」。

因此，學校是召喚之所在？還是陶鑄之所在？

為了召喚的空間與為了陶鑄的空間，是不同的。這是為什麼窮究源始、追問本質是必要的。



二、

那麼，如果要呈現一個畫面，作為圖書館之源始，那會是什麼？

如果要哲學地逼問圖書館的本質，又可以如何命題？

我心中浮現的是兩幅畫面：

其一，斗室之中，四壁圖書，當中一張古樸書桌，桌前獨坐皓首窮經。

其二，潺潺溪流，兩旁樹林，林間穿梭著有時喃喃頌讀、有時彼此爭辯的人們。

我想問的是：圖書館是「書在」的場所？還是「人在」的場所？

二十世紀初，王國維（1877-1927）在他那篇令人讚嘆的《明堂廟寢通考》中，從「室」作為宮室建築源始這樣的思維出發，雄辯地展開宮殿發展歷程，最終合理地推斷明堂廟寢的可能型態。

再怎麼繁複的結構，都能夠窮究其原始典型，也都是從原始典型衍生發展而來。而一切或巨大或繁複的宮殿建築，回溯室之源始，都能見其本質。

圖書館的原始典型，一人、一室、群書。不會更多，也不能再少。

多年前看楚孚（François Truffaut, 1932-1984）《華氏451度》（Fahrenheit 451），想像一個以焚書進行思想管制的「烏托邦」中，逃避這個烏托邦而遁入另

一個世界的人們，信步走在溪畔林間，朗朗頌讀，你是柏拉圖《共和國》、我是黑格爾《歷史哲學》、他是荷馬的《奧德賽》……。每個人是一本書，每本書是一個傳承，書與書之間，連結了異時空的智慧，展開無窮無盡的對話。

「書」化身成「人」，是個絕妙的寓言。如果倒過來，「人」化身成「書」呢？

圖書館是書本匯聚之地，因此，圖書館的物質表徵是書本。書本承載了知識，知識的背後是人（作者），而人的內在是理性，差異的人與異時空的辯證才生出了智慧。

圖書館的源始便是一個匯聚了書本的空間，圖書館的本質則是人與書的相會；人與書的相會，其實也就是人與人的相會。讀者到圖書館遇見了書，也遇見了人。



圖一 閱讀是讀者與作者的相遇



三、

七個月前，我之於圖書館，只是一個讀者。讀者之於圖書館，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「人」與「書」之間的關係，而「人」與「書」的關係，其實正是「人」與「人」的關係。

二月開始，我如同少林寺藏經閣的掃地僧，開始在圖書館服事。作為一個最資淺的圖書館員，闖入叢林之後，才赫然發現，這個年代的圖書館，正在虛實之間徘徊，傳統觀念中的藏書樓，已經在數位化資訊的快速流竄中備受挑戰。

數位化閱讀與網路流通時代，讀者與圖書館的關係正在重新界定，實體書刊與數位化資訊之於讀者的意義也仍在渾沌之中。

愈來愈多人表示，未來圖書館應該是個數位圖書館，而完美的數位圖書館應該是個虛擬圖書館。圖書館不需要占有實體空間，不須有滿室書香，不必擺放閱讀桌椅，未來的數位圖書館只是電腦伺服器中的巨大資料庫，通過網路連結每一個讀者。而讀者只需手中的行動載具，筆電、平板甚至智慧型手機，通過網路，他「就在」圖書館中。儘管他的身體可能在家裡、研究室、咖啡館、球場、公園、路上，但是，他其實「就在」圖書館中。

知識轉化為數位化的資訊，實體書刊

被電子資源取代，即便仍未全面轉型，已經是正在發生中的事，正在走的路。圖書館的書刊採購經費，電子資源早已超過實體書刊，佔更高的預算比例。

作為一個最資淺的圖書館員，我該怎樣看待這個沛然莫之能禦的新趨勢？

我該呼喊著「實體書不滅」，抗拒這頭數位怪獸？還是迎向它，加快數位圖書館的腳步？

還是應該走在中間，像走鋼索似地，戰戰兢兢、如履薄冰，試圖找到微妙的平衡？

四、

事實是，許多讀者漸漸離開了圖書館。一位大學圖書館的館員分享，她所屬的大學，一位教授告訴她，妳們圖書館做得真好，我現在都不需要到圖書館了，只要在研究室，一切需要的資訊可以一手掌握。

她說，不知道該欣慰還是悲哀？

數位化時代，讀者離開了實體圖書館，沉浸在數位圖書館，虛擬空間取代了實體空間。

圖書館的源始，一人、一室、群書，群書都通過網路來到數位載具之中，人又回到了各自獨處的空間。

但是，那個林間溪畔，人人信步走



過，悄然相遇，佇立對談的想像畫面，是否也逐漸消散？

集室以為明堂廟寢，王國維所描繪的那個圖像，也正是傳統藏書樓，書本匯聚的場所那樣的景象，迅速裂解為單一原子式的「室」，在浩瀚宇宙中各自孤獨地飄盪。

當然，每個單獨的原子未必孤單，通過數位連結，原子與原子，「室」與「室」之間也許暢通無礙，但是，也許這當中少了一點什麼？

少了人與人面對面時能相互看到的表情、相互感受到的溫度。

實體的書刊需要匯聚在實體的空間，唯有來到這個實體空間才能與群書相會，也因此能與書的作者相遇對話。

因為大家都必須真實地來到這實體空間，因此讀者與讀者也可以真實相遇。

讀者相遇之後呢？

在傳統圖書館中，讀者來到圖書館的實體空間，他們儘管與書本背後的作者相遇、殷殷致意，但是，同在圖書館中的讀者，彼此卻可能像是在平行時空中，沒有交集。就像在那林間溪畔，人人踽踽獨行，擦肩而過，相逢卻不相識。

因此，我們若說數位時代的讀者在各自的實體空間孤獨存在，不相往來，他們是不服氣的。他們會說，通過網路的連

結，我們天涯若比鄰，快速而且大量地交換資訊，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都能被輕易穿越。

反倒是，來到傳統圖書館的讀者，開市即至、閉市而返。離開了圖書館，彼此不相聞問；即便在圖書館之中，他們雖然身體交會，卻各自皓首窮經，彼此視而不見。



圖二 我為什麼不來？

五、

我一開始想像的那兩幅畫面，也許必須同時存在。

其一，斗室之中，四壁圖書，當中一張古樸書桌，桌前獨坐皓首窮經。



其二，潺潺溪流，兩旁樹林，林間穿梭著有時喃喃頌讀、有時彼此爭辯的人們。

圖書館除了是知識匯聚之處，還必須是知識流通之處，同時必須是知識對話之處。

知識的物質性存在，一端是書本，一端是人。

實體書刊與實體圖書館，同樣無可取代的，都是「實體」二字。

「實體」才有氣味，「實體」才有表情，「實體」才有溫度。而人是「實體」。

數位的世界是我們的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，它帶來前所未有的資訊傳播新型態，快速、大量、便捷，實體世界無可企及。

虛擬的世界必須存在，卻不能只是工具性的存在，亦非取實體世界而代之。

「虛」與「實」之間相生相成，圖書館員的責任是找到兩者的平衡。

七個月前，我之於圖書館，只是一個讀者。讀者之於圖書館，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「人」與「書」之間的關係，而「人」與「書」的關係，其實正是「人」與「人」的關係。

數位化閱讀與網路流通時代，重新界定讀者與圖書館的關係，重新界定實體書刊與數位化資訊之於讀者的意義，我們必須回頭思索圖書館之源始與圖書館的本質。

再次確認「人」與「書」的關係，其實正是「人」與「人」的關係，我想，我們就會有機會，找到圖書館新的生命契機。

讀者到圖書館遇見了書，也遇見了人，然後，他會在那裏遇見夢想。